

# 《德伯家的苔丝》中的镜子意象

陈梦婷

绍兴文理学院 浙江绍兴 312000

**摘要：**在《德伯家的苔丝》中，镜子作为一种关键意象，分别见证了苔丝四个重要的时间节点，映射出个人思想与社会现实的相互交织。本文对这四次镜子的出现展开深入分析，分析镜子如何串联起苔丝生命轨迹，映照个人情感起伏，也折射出社会现实棱角。四次镜像如同命运切片，既记录苔丝的情感震颤，又投射出时代棱镜中女性生存的困局。

**关键词：**《德伯家的苔丝》；镜子；意象；女性；成长

## 引言：

在浩瀚的文学长河中，镜子这一物件早已超越了其作为女性梳妆打扮工具的表层功能。它如同一把神奇的钥匙，能够开启人物内心世界与精神维度的大门，因而成为了作家们匠心独运地刻画人物、推动情节、深化主题的绝妙意象载体。镜子在文学作品中所承载的丰富内涵，使其不仅仅是一件普通的物品，而是一种能够揭示人性、命运与社会现实的象征性存在。

托马斯·哈代的经典文学作品《德伯家的苔丝》中，镜子这一意象一共出现了四次，每一次出现都与苔丝的生命成长轨迹紧密相连，仿佛是她人生旅程中的重要标记，见证了她从青涩向成熟蜕变的艰难历程，同时也强有力地推动了情节的发展。这四次镜子的出现，如同苔丝命运的四个节点，将她的一生串联起来，展现出她内心深处的挣扎、希望与绝望，以及在社会与人性困境中的无奈与抗争。

## 1. 纯真之镜：美貌作为悲剧的诱饵

在英国乡村的宁静中，苔丝·德北宛如一朵纯洁的百合，静静地绽放着她的美丽与纯真。她的家族，曾是声名显赫的贵族德伯家族的后裔，如今却在岁月的长河中逐渐沉沦，沦为普通的乡野百姓。苔丝的父母，德北夫妇，在得知一支德伯家族的旁支后，心中萌生了攀附的念头，渴望通过女儿苔丝，重拾家族昔日的荣光，摆脱贫困的困境。

苔丝，这个美丽而单纯的少女，本无意卷入这场充满算计的游戏。然而，在家人的反复劝说和催促下，加之因为自己的疏忽导致家中老马“王子”意外死亡的负罪感，她最终无奈地答应了。离家的那天，苔丝原本打算穿着朴素的日常服饰，以符合她内心简单质朴的性格。但为了迎合母亲的

期望，她换上了那件仅在重要节日才会穿上的白色连衣裙。这件裙子，象征着她的纯洁与美好，也预示着她即将踏上一段未知的旅程。

“因为镜子很小，一次只能把苔丝的身躯照出一小部分来，所以德北太太就在玻璃窗外面，挂了一件黑外套，这样一来，窗上的玻璃就变成了一面大镜子了；这本是乡下人梳妆打扮的时候常用的办法。都收拾完了，德北太太下了楼，走到她丈夫面前，那时她丈夫正在楼下坐着。（德，61）”

经过一番打扮，加上苔丝原本就在发育的身体，这使得从外表上看来与成年的妇人无异。但苔丝的内心依旧非常单纯，只是抱着去做工的想法，她的心智还并不成熟。但苔丝的父母并不这样想，他们刻意隐瞒了一些事情，期待苔丝能够嫁给德伯家的少爷做阔太太，从而实现自己“攀龙附凤”的梦想，彻底改变一家人的贫困生活。

“‘俺告诉你吧，德北，’她兴高采烈地说，‘他见了她不喜欢才怪哪！可是你千万可别对苔丝提他喜欢她那番话，也不要提现在这是她的机会那番话。她这孩子，总是古里古怪的，你要是对她提了，也许她就腻味起他来，甚至于还会马上就不去啦。（德，61）’”

此时的镜子，宛如命运的窗口，它不仅反映出苔丝那无邪的美貌，更折射出她幼稚心智背后隐藏的悲剧命运。这面镜子映照出的，是苔丝那纯真与残酷现实即将碰撞的剪影，她那纯白如雪的连衣裙与身后贫困的家庭背景形成鲜明对比，而那面镜子，也成了她悲剧命运的最初见证者，预示着她即将踏入一个充满未知与危险的世界，开启一段因美貌而起的悲剧故事。

## 2. 生死之镜：镜像中的生命虚无

苔丝在经历了被亚雷·德伯诱奸和孩子夭折的重重打击后，内心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她从一个懵懂无知的乡下姑娘，逐渐成长为一个对生死有着深刻理解和思考的成熟女性。

有一天，苔丝站在镜子前，凝视着自己美丽的面容。这不再是一次简单的自我欣赏，而是一场深刻的哲学思考。她的思绪飘向了一个被忽视却极为重要的日子——她死亡的那一天。这个日子藏匿在岁月的长河中，默默无闻，却又无可避免。它提醒着苔丝，青春的美貌终将消逝，死亡是生命无法逃避的终点。

“有一天下午，她正照镜子，看自己的美貌，忽然想起来，还有一个日子，对于她比哪一天都重要，而她从前却没想到，那就是她死的日子，她的容貌都要消逝了的那一天；那一天，蔫不唧地没人看见，藏在三百六十五日里面，年年岁岁，她都要过那一天，但那一天却又总是不声不响，一点儿表示都没有，然而却又不能说，一年里头，没有那一天。”  
(德, 121)

当苔丝第二次面对镜子，她的凝视已不再是单纯的自我欣赏，而是包含了深刻的存有论思考。书中第二次描写苔丝照镜子，苔丝用自己的美貌联想到了容貌总有消逝的那一天，进而引发了对生死的思考。

这种对生死的哲学思考也与她的宗教信仰有关。苔丝深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，她相信死亡是灵魂进入天堂的必经之路。然而，当她的孩子因未受洗而无法进入天堂时，她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。这种痛苦让她更加关注生命的本质，并促使她反思死亡的意义。

苔丝在面对死亡意识时，既有一种无奈的接受，又有对生命的执着抗争。她逐渐认识到，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，是无法逃避的终点。然而，她并没有因此而消沉，而是在有限的生命中继续追求自己的价值和意义。后面她与亚雷·德伯的斗争、对家庭的照顾以及对爱情的渴望，都体现了她在面对死亡时的坚韧和勇气。

苔丝的故事，是对生命、死亡和人性复杂性的深刻探索。她的成长历程，展示了一个在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和变故后，如何通过内省和抗争，找到生命的意义和力量。

## 3. 虚伪之镜：新娘面具下的道德酷刑

苔丝在牛奶厂遇到了安玑·克莱，两人从相识到相知，

最终擦出了爱情的火花。然而这段感情并非一帆风顺，苔丝起初对安玑的追求拒之门外。在经历种种波折后，苔丝最终决定与安玑结婚，但内心始终无法释怀。

结婚前，安玑送给苔丝一套完整的结婚服装，这不仅是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期待，也是对苔丝纯洁心灵的肯定。然而，当苔丝站在镜子前试穿这套衣服时，她的心情却变得复杂而矛盾。她看着镜中的自己，那曾经被亚雷玷污的身体，如今却要与安玑携手步入婚姻殿堂。她既感到羞愧，又感到无奈，因为社会的偏见和道德的束缚让她无法摆脱过去。

“她果然回到楼上，把长袍穿上，自己一个人在镜子前面站了片刻，端详自己穿着绸子衣服的仪容；她一时忽然想起来，她小时候她母亲常对她唱的一个民歌，歌里提到一件神秘的长袍说：

做过了一回错事的妻子，  
永远也穿不了这件衣服。（德，247）”

镜子在这里已然超越了其本身的物理属性，成为了一种极具象征意义的意象。它不仅仅只是映照出苔丝的外在容貌，更如同一面通向她内心深处的窗户，毫不留情地映射出她内心的不安、恐惧与矛盾。当她站在镜子前，看到那身着婚服、容颜姣好的“完美新娘”形象时，那光芒闪耀的表象却与她真实复杂的自我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比。这种对比犹如一把利刃，深深刺入她的心灵，让她感受到巨大的心理压力。

苔丝一方面怀着对爱情的憧憬，渴望成为安玑的妻子，步入婚姻的殿堂，享受那份属于自己的幸福；然而，另一方面，她又无法摆脱对自己过去经历的恐惧，害怕自己的秘密被揭露之后，会失去安玑的爱，甚至彻底摧毁他们之间的一切。这种矛盾的双重夹击，让她的内心在渴望与恐惧之间摇摆不定。正是在这种极度的焦虑与不安中，苔丝的脑海中不禁浮现出小时候母亲常对她唱的民歌，那些古老的歌谣仿佛在这一刻被唤醒，成为她内心深处的呼唤。而在此之前，她怕是很难突然想起那早已被岁月尘封的旋律，因为它们承载着她内心深处的痛苦记忆，是她心底最不愿触碰的部分。

这种心理折磨实质上是一种无形的道德酷刑。苔丝在努力隐瞒自己的过去的同时，也在不断地自我折磨。她的内心深处，道德的天秤始终在不断地摇摆。她对道德的敏感使她无法摆脱过去经历所带来的心理束缚，而她对社会规范的内化又让她在面对现实时倍感挣扎。尽管她对安玑有着真挚

而纯粹的爱，但她始终无法摆脱过去对她的影响，也无法在内心深处真正获得安宁。这种矛盾的内心斗争，不仅体现了她对道德的深刻认知，更展现了她作为个体在社会传统与个人情感之间的艰难抉择。

#### 4. 血刃之镜：自毁容貌与凝视权力的颠覆

苔丝在婚礼结束后，怀着颤抖的心向安玑·克莱坦白了自己的过去，满心希望能获得他的理解和原谅。然而，安玑·克莱深受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，无法跨越社会所划定的道德边界去接纳苔丝的“污点”。他残酷地抛弃了苔丝，带着失望和自我救赎的幻想远走巴西，留下苔丝独自面对命运的深渊。由此，苔丝与原本近在咫尺的幸福生活失之交臂。

为了生计，为了养家糊口，苔丝不得不来到棱窟槐做工。在这段艰难的旅程中，苔丝深知自己的美貌不仅无法为她带来幸福与尊重，反而会成为一种潜在的威胁。一路上，她清楚地知道，美貌在她身上所引发的，只会是贪婪的目光、轻佻的调笑，甚至是暴力的威胁。在这个男性主导的社会中，“美丽”已经从一种恩赐沦为一种诅咒。

于是，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，苔丝停下脚步，从怀中缓缓取出一面小镜子。这面镜子曾经映照过她少女时代的纯真笑容，见证过她的美好与憧憬，如今却成为了她反抗命运的工具。她对着镜子，拿起一把小剪子，毫不迟疑地将自己浓密而美丽的眉毛一并镊去。这一举动，看似简单，却如同一场无声的抗争，用痛楚的方式宣告着她对社会凝视的反抗。

“于是又照着小镜子，用一把小剪子，毫不顾惜，把眉毛一齐都镊掉。这么一来，管保没人再和她硬起腻了，她才又往崎岖不平的路上走去。（德，329）”

此时的镜子不再是映照容貌的工具，而是苔丝内心深处的战场。她以毁容的方式来否定自身的女性特质，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达对性别压迫的绝望控诉。她的自毁容貌并非出于对自己的厌恶，而是对命运的无奈抗争。她被深爱的人抛弃，生活陷入绝境，又被迫在陌生而残酷的环境中谋生。在这样的处境中，她深刻地感受到社会的不公与压迫，她的美貌不再是一种资本，而是沉重的负担。因此，她选择了这种极端而令人痛心的方式，试图摆脱那些无形的枷锁，试图在绝望中寻找一丝自我救赎的可能。

#### 结语：

《德伯家的苔丝》中镜子意象的四次出现，不仅是情节推进的关键节点，更是托马斯·哈代对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结构与人性困境的深刻剖析。这些镜子如同一扇扇打开的窗户，既映照出苔丝从纯真到绝望的内心世界，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社会的残酷与虚伪。

苔丝的悲剧并非偶然，而是社会底层观念与上层建筑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。在传统的性别框架下，她的美貌成为一种双刃剑，既引发了他人的觊觎，又成为束缚她自身的枷锁。在阶级固化与虚伪的道德规范面前，她的每一次挣扎与努力都被无情地碾碎。从纯真少女到被社会驱逐的“罪人”，她的命运被社会的巨轮碾压，最终走向了悲剧的深渊。

哈代通过这四次镜子意象，将苔丝的个人命运与广阔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。从家庭的贫困与梦想，到社会的偏见与歧视；从内心的挣扎与抗争，到最终的绝望与毁灭，苔丝的每一步都清晰地印在这些镜子中。这些镜子不仅是苔丝命运的见证者，更是哈代对那个扭曲时代的强烈控诉。

在哈代笔下，镜子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语言，揭示出人性的弱点与社会的不公。苔丝的每一次对镜自照，都是对自我价值与生命意义的追问，也是对自由与尊严的渴望。然而，在一个扭曲的社会镜像中，她只能看到自己被割裂、被误解的影子。这不仅是苔丝的悲剧，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。

#### 参考文献：

[1] 陈晨莺,邵怡琪,吕思恬,等.凝视与反凝视视角下解读《德伯家的苔丝》中的女性主体意识[J].青年文学家,2024,(23):168-171.

[2] 杜诺希,王芳.作为欲望主体的苔丝——《德伯家的苔丝》中苔丝形象新解[J].名作欣赏,2024,(14):44-46.

[3] 徐铭隆.《德伯家的苔丝》中苔丝命运悲剧的解读与探究[J].新楚文化,2024,(12):33-35.

[4] 王柯柯,黄辉辉.《德伯家的苔丝》与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图景[J].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,2022,(04):9-12.

[5] 张谷若译,哈代著.《德伯家的苔丝》[D].北京:中国人文出版社;2003.